

畸人集

冊

下

張天翼作

良友文叢書

特大本

6402

良友文學叢書

畸人集

下冊

張天翼作

上海良友圖書公司印行

版再月七年四十三國民

本 及 普

價售冊每

必翻所版
究印有權

售經總社報書匿文海上

目次

搬遷後·····	五一六
三太爺與桂生·····	五三七
稀鬆的戀愛故事·····	五四九
荊野先生·····	五六九
報復·····	六二二
菩薩的威力·····	六四六
蜜蜂·····	七六〇
時代的英雄·····	七二五
老少無欺·····	七六七

畸人集 下冊

搬家後

他們搬了家。這里是一塊坪，他們和他們的隣居就圍着這塊坪住着。

第二天，大坤認得了隔壁那家的孩子。

『你們做什麼生意的？』那孩子問。

『我們爺跟倉伯伯在一處，我們媽另外在一處。』

『我沒有爸爸。你們叫爸爸叫做爹爹麼？』

『你們媽呢？』

『媽媽天天在外面，我不曉得媽媽做的什麼生意。』

那孩子又告訴他，對門那家的長得是個壞蛋。長得大坤是見過的。十六七歲大人了，愛同娘們兒勸

手動脚，聽說還跟爹在一處做工哩。他公公是泥水司務。

「我們爹從前也是泥水司務，」大坤說。「你叫什麼？」

「我叫阿伏。」

「阿伏，」大坤在肚子裏念了一遍。這名字不大好。可是他們成了朋友。

「老子叫大坤。」

「我曉得。」阿伏忽然放低聲音：「他們說長得同阿揚操屁股。」

他們走到那所洋房的門邊。門開着。門裏是個小天井。兩個孩子在玩什麼。大的一個是男的，一身薄呢子的短衣，手裏一個球。小的是女的，穿着短得要命的綠色絨衣，光着一節腿子。

大坤說：「操他窩窩，像……」

他想說：像洋鬼子。

「他是那個？」洋鬼子問阿伏。

「我是老子。我們昨天搬來的，」大坤。

「你進不進學堂的？」

「學堂自然進過，現在不進了，學够了，老子有五十個學生。你們呢？」

「我們自然進學堂，」那孩子眼看著別處。

「你們不是有個王先生麼？」

「我們沒有王先生？」

「你們有什麼先生？」

「我們有郭先生，有……」

「對囉，郭先生，操他寫寫，他是老子的學生。」

阿伏有點不大相信他的朋友，但沒有什麼理由可以不相信。

「那小鬼叫什麼？」大坤問阿伏。

「我不曉得，我叫他大老爺。」

「大燒爺，燒雞，燒鴨，你媽喫燒鴨子的吧？」

大坤就這樣認得了那大燒爺。他們說了開來，但他們說着話說着話碰了鬼，說着話說着話那大燒爺的娘和一個女人從外面回來了。阿伏趕着叫她「太太。」

那太太喊大撈爺「快叫陳伯母哪。」

「陳伯母。」

「啊呀，」那個什麼陳伯母說的，「你怎麼跟這些野孩子玩起來，快進去罷，乖。」

「陳伯母」走過來，一塊大屁股給大坤看見了。

「大屁股，一面鼓，打得陳伯母只叫苦。」

「混賬東西！沒有教育的東西！」陳伯母的臉孔帶了五成青色。

「混賬東西！沒有教育的東西！」

「叫警察捉你去！」

「叫警察捉你去！」

「你有父母沒有？你叫你的父母來，問問他怎樣教出這樣的畜生來的！」

「越越越越！」

於是太太說：這些野孩子譬如狗，無理可喻的，用不着淘還聞氣，請進罷。

陳伯母臨走進時還咕嚕了一句「混賬。」

上。

夜間，洋房的大門關了以後，大坤在那門口扯開褲子拉了一堆屎。

第二天，阿伏說要到公國去。

『公國要錢哩，』大坤說。

『聽說現在不要錢了……你們沒有搬來的時候這裏真冷，夜裏睡不着。』

大坤說他們以前住的那地方也冷。弟弟冷得哭，妹妹撫撫他，撫不了，爹醒了，一塊手掌打到他額子

阿伏只顧說自己的話：『夜裏比日裏冷。』

『夜裏冷不要緊，精着身子起來撒一泡尿就好了。』

『怎麼呢？』

『撒了尿就睡得着了。』

『我不相信。』

『狗肉的去你。』

『不過現在暖和了。』

現在暖了，楊柳發了葉，鼻涕也融化了，一條條從鼻孔裏往下流。許多穿了「羊服」「牛服」的在街上走，手裏還挽着個把娘兒們，高興得不得了似的。

他們到公園門口先「觀望」一下。

進進出出的都不出錢。

「他窩窩的真要錢。」

但是——有個「但是」哩，但是他們被門口的大個子巡警擋住了：不叫進去。

「怎麼？」大坤還算客氣。

「怎麼？不叫進去！」那巡警。

要說不是大人不叫進去，那却有許多不是大人的都走進去了的。

人多的時候他們混在人堆裏想溜進去。

「嗨，小鬼，他媽媽的！」巡警又拖他們出來。

「操你十三代窩窩，這公園還是老子的爹造的哩。」

他爹是將公園造出在一個小山下面的。他們便上山去。

山上有亭子，有人放風箏，還有一羣小學生，一個男先生和兩個女先生帶着他們。大坤在那一羣人裏認出了一個人。

「洋鬼子也在裏面，」他說。

「那個洋鬼子？」

「你們大燒爺，大燒鴨。」

阿伏舐舐嘴吧，好像真在喫燒鴨似的。

他們向他走近，那女孩先看見他們。她向她哥哥低聲說：「老子來了。」

那大燒爺回過頭來跟他們笑。

「他們是什麼人？」那男先生問他。

「我們門口的。」

那男先生皺了點眉毛：「以後不要騷他們，曉得吧。要是跟他們在一起，你們也會變成壞孩子了。」大坤說：「先生先，屁股尖……」

「P」

「F」

「你那裏來的這許多這些話」阿伏。

「什麼話？」

「什麼「先生先」……」

「哼，老子學過三年的。」

那男先生挺一挺胸，祇一祇嘴唇，好像演說的樣子向那兩女先生說：

「這些孩子真不得了……將來的流氓……這些孩子將來都會變成流氓。他們的父母一點也不管教他們……其實我平日最主張平等的，我也「提倡」勞工神聖，但是他們太不那個了……好像是天生的。焦先生同陳先生以為如何？」

「這的確是一個問題。他們都是不願受教育的，」一個女先生說。

「對了，就是不願受教育。國家替他們辦了這許多學校，他們也不送他們的兒女去進學校……並不是我們看不起他們，實在是他們根性太壞，其實我向來是提倡平等的……我們要注意，不要學生們接近這些人才好，孔子說的……墨子說的……孟子說的……」

他架個勢，說出：近墨者黑，近豬者嗅。

『所以……所以……這問題比什麼還大。』

阿伏小着聲音問大坤：『他說什麼？』

『他說他卯袋比什麼還大！』

回來的時候，大坤非常不高興：操他窩窩，到處碰鬼！

但是鬼還沒有碰完，好像這一天是個碰鬼的日子：晚上，娘老子都不回來，倉伯伯也不回，長得也不回。許多人紛紛地在說什麼，說了就悄悄走開，賊一樣。怕出了什麼岔吧。大坤去問長得的公公，長得公公說沒什麼事。夜裏不知什麼時候——爹媽都有個什麼夜明鏡。可是帶出去了——三四個巡警跑到這裏挨家地問，問長問短，問不出什麼道理就走了。

阿伏鬼頭鬼腦跑到大坤這邊，慌着臉色問：『出了什麼事？』

『誰知道！』

『我怕，』小坤哭起來，扯他姊姊。

『你窩窩的小鬼，』大坤咕嚕着：『梅二你帶他睡了罷。』

睡着睡着不知在什麼時候他們回來了。阿伏的娘也在這時候回到她的屋裏她究竟幹些什麼呢，天天回得這麼遲？早上她要到喫中飯的時候才起來，臉子黃得像油條一樣，喫晚飯時打一臉粉，搽許多胭脂出去，這一去要等到別人都睡死了她才回。爹媽今天回得這麼遲還是頭一回……

一面想，大坤就睡着了，睡到天亮醒來。

早晨忽然他們都不去上工了。爹媽和倉伯伯和長得，囁哩咕嚕說些什麼軍隊，什麼張宗昌。這一定有什麼事。大坤走去想聽聽，被爹叱開了。

「阿伏，你去聽聽看，看他們說些什麼。」

阿伏蹣着過去。

「滾開。小鬼！」長得叱着。

阿伏第二次蹣着過去。

「再來我抽死你！」長得要像追阿伏的樣子。

「不行不行，長得死也不讓我聽。」

「他窩窩的真悶氣。」

喫過中飯他們都去了。

天要下雨的樣子。

梅二和阿楊踢毽子。大坤說不出地不高興。阿伏對他說着長得的事，他只聽進了三成。阿伏說着說着，忽然，好像很驚異地：

「今天洋房子沒有開門！」

「平常呢？」

「平常日子白天裏總開着的。」

「老子今天悶氣死了。」

阿伏好像很注意那門的事，嘴裏却說着：「他們說長得……」

那大燒爺同他的妹妹回來了。阿伏向他們笑一下。

但大少爺似乎很怕他的樣子，走到門前，慌慌張張按門鈴。門開開就慌慌張張跑進去，像有人要捉他，接着馬上是那門，砰！

「別睬他，那個小鬼！」大坤憎惡地。

大坤不知道爲什麼對那個小鬼起反感。剛認得他的時候覺得他們倆像小洋鬼，好玩，如今也不知怎麼岔，討厭起他來了。豈但討厭還想頂好要能够「鎮」他一下……他窩窩的什麼陳伯母，那鷄巴先生，也得來他媽的一手。不過這種思想——如果也可以叫做思想的話——一剎那間，還沒有一秒鐘，就過去了。

阿伏不知在什麼時候從長得扯到倉伯伯了。

「別說了，老子不愛聽，」大坤說。

大坤現在有點像大人一樣，他怕今天出了什麼碰鬼的事。洋房子裏的人好像在鬼鬼祟祟在做什麼……不，不是這麼說的。總而言之，那門是，呼！將一切烏烟瘴氣都關在外面。

總而言之，統而言之，今天碰了鬼。

他打算今天夜裏再在那門口拉一堆屎。

「倉伯伯回來了，」阿伏說。

大坤沒看見。

「還有誰？」